

电子图书



信息技术的结晶

人类文明的载体

网络的基本资源

七禽掌

第九章玉女交臂

丹鲁丝本以为对方一定会很知趣地下场，却不知他竟还不服输，仍要与自己比试，不由芳心大怒，只是未显露在表面而已。

南熊话一出口，他身子往下一矮，一阵叮当相击之音，他手中已多了一双判官笔。

丹鲁丝不由一惊，怔了一下，南熊红着脸说了几句，大致是请对方也亮出兵刃的意思，丹鲁丝寒着脸背手按簧，一阵轻啸之声，已把宝剑抽出了鞘。四下众人乱叫成一片，唯恐酿成流血的局面。

那丹鲁丝剑一掣出，左掌一起剑诀，已把门户亮开，南熊迫不及待地吧双笔一分，斜身撤步，往左紧走三步，身躯向右半转，猿身而进，掌中判官笔向丹鲁丝两眼便点。

沙漠红丹鲁丝一闪身，对方双笔点空，跟着她向外一抖剑，“樵夫问路”式，直往南熊当胸就刺。

南熊一带双笔，猛一翻，直往丹鲁丝手中剑上砸，他想借自己超人的臂力，把对方剑震出手去。

可是丹鲁丝确有一身令人想不到的功夫，就见她一展剑诀，右足向前一探步，掌中剑非但不躲，一招“玉女投梭”，反向前猛一进。

这一式又疾又快，出乎人意料之外，南熊要是不及早抽身，非伤在对方剑下不可，他只好硬收招式，向后猛一仰身，“倒卷杨柳”，平空翻了个倒筋斗，姿态绝美已极，得了个满堂彩。

但是当他身形才一下落，丹鲁丝已然跟踪而至，抖剑便点，剑尖上闪着青光。

南熊腾身一纵，已经窜起丈余高，往下一落，身形猝矮，“跨虎登山”式，左手笔往外一伸，右手掌从他自己的左腿旁一撩，又向丹鲁丝剑身磕来。

沙漠红见状，心道：“好小子！你以为姑娘臂力就真不如你吗！”猝然把内力完全贯注到右臂上，猛然一震玉腕，剑身一抖，已和他判官笔撞在了一起，“呛”的一声响，剑身上发出一阵龙吟之声。

沙漠红丹鲁丝更不稍怠，娇叱一声，用了一手“倒转阴阳”，贴着他的判官笔，剑身略斜，在外一翻，进式一抖，整个剑身已到了这南熊的右肋之前，只需一挺剑，南熊万无活理。

但是丹鲁丝到底顾念到与他并无仇冤，何况二族交情素笃，不愿为此惹下仇恨。想着一拧玉腕，收回剑身，“嗤”的一声，那南熊不由吓得怪叫一声，忙向外一窜，站定之后，方发现右肋上皮裘竟被对方利刃划开了尺许长的一道大口子，却并未伤到皮肤一点。

南熊见状脸一阵青，他就是再不服，在此情形下也要赖不得，连急带羞，不由把手中双笔向天一甩，“嗤嗤”起空而上。他本人手抚着脸，也不知是哭是叫，哇呀呀的直分开人群，一径走去。

丹鲁丝虽胜了对方，却无傲色，正逢那南熊甩出的双笔自空坠下，离地尚有六七丈，沙漠红丹鲁丝莲足点处，竟施了一招“乳燕钻天”，就像一支红箭似的“嗤”一声已窜了起来，红影一闪，万众喝彩声中，她已落在地上，双手把那一对判官笔接住，微微显得不好意思地忸怩着，把一双笔不知往何处放才好。

那司川族边显得有些骚动，主要是小酋长败给对方，显得太丢脸了。只

见司川酋长在皮篷内似在和他那长子烈日说着什么，烈日一面目视外面，一面连连点首，老酋长话一毕，他已纵身而出。

石继志和莫小晴见烈日身高体壮，较其弟更过之，头上尚缠着一方白巾，膀大腰圆，一脸的络腮胡子，看来确是十分凶猛。

烈日来势虽猛，但当丹鲁丝那双秋波朝他一转之时，那一腔无名之火却再也提不起了。

别看这烈日虽外表粗猛异常，一见了丹鲁丝，竟畏服得像猫一样，一时间竟看直了眼，简直忘了自己出来是干什么的。

还是丹鲁丝见状朝他一笑，这烈日不由也跟着咧嘴一笑，丹鲁丝把剑向背后一背，道了一声哈萨克语，柳复西向石、莫二人解说道：“丹鲁丝说要与烈日比掌法！”果然说话间那烈日已后退一步，拉了一个姿势，丹鲁丝这次却是出奇制胜，竟然腾身跃起，以一双莲足之尖，分点烈日两肩头“肩井穴”，烈日身形一矮，已转至丹鲁丝身后，吐气开声，二掌往空便打。

二人亮开式子，石继志和莫小晴都已看出，这丹鲁丝竟是施展开一套“通臂拳”，那烈日竟是“六十二式短打”。

这两种功夫，都是中原不常见的，居然在此北地胡族见人施出，不能不令人吃惊。

烈日外表虽憨，可是一套“七十二式短打”一施出，竟然是见招破招，见式打式，换帮挤靠，速小绵软巧，搂打腾封扫挂，每一式都有惊人的造诣，石继志不由微微皱了一下眉，认为那沙漠红如无奇招，恐难以敌过烈日这一套短打了，心中不由微微替沙漠红感到紧张。

谁知丹鲁丝一把拳势撒开，果然不同凡响，她这趟“通臂拳”施展开，另具一番精微巧妙，身形掌式和一般武林中所练不同，招术既迅捷又沉实，身形既轻灵又稳健，看着似乎不觉得有什么巧快。

可是也只有那烈日自己心里有数，原来拳家动手，有的讲究手快打手慢，有力制无力，可是武功精纯的，就不在此列了。他们一展开拳来，真是变化无穷，虚实莫测，慢中有快，以静制动，借力打力，四两拨千斤，才算是能够发挥武功的真谛。

如此一来，烈日虽把一身拳功施用得疾如暴雨，却休想占丹鲁丝丝毫上风。

沙漠红丹鲁丝一招“金龙抖甲”式，由东往西一个走势，那烈日已认定自己恐怕要栽在对方手中，不敢迟疑，见丹鲁丝这招一出，他更认为对方是露了空招，身随掌走，一个箭步，身躯矫捷地走了过来，以擒拿手中的劈、挂、刁、拿四式连环，相因而生，因势变化，非把对方败于掌下不可。

沙漠红丹鲁丝本是背着身子，右足一点地，猛觉背后疾风袭至，已知那烈日用了撒手招数。

霎时间，就听那烈日口中暴喝一声，抖掌就打，这一掌已用了全力，其实他本心何忍伤害那沙漠红，但他却知这姑娘一身功夫了得，只要她一闻声，定必前纵，那无形中掌力已泄其半，只要能把她震出四五步，以她身份也定会服输。

所以他这一掌虚实莫测，可是如果对手格拒闪躲，只要稍慢一些，立刻就会被这一掌劈实了。

烈日求功心切，见对方初无反应，已用了实招，眼看这一掌算打上了，却听沙漠红丹鲁丝哼了一声，猛一式“金龙抖

甲”，仍然是单足点地，竟把身形拧了过来。

烈日不由惊出了一身冷汗，然而招数已用实了，临时抽招换式，递出左掌，丹鲁丝冷笑一声，竟不容烈日把招术变出来，猝然一抖双腕，施一招“老猿分枝”，双掌往右一甩，已把烈日的掌势封了出去。

内行人都可看出，这一式并没有什么力量，可是掌式迅捷异常，一招二式，指尖一沉，猝然向上一翻，十指点点向上扬着，她身子就像一朵红云似的一拧，已落在了烈日身前。

烈日已完全受制于这俏佳人的双掌之下了，再想还招已自无力。

总算沙漠红丹鲁丝掌下留情，一招“白猿献果”，双掌要是用力往外一震，慢说烈日不易抗拒，只怕当场就得丧命在她掌下。

沙漠红丹鲁丝双掌作势，并未向外展，却借着左脚欺地之力，双掌仅往外一送，“吭”的一声，那烈日狗熊一般的身体，在她纤纤玉手一推之下，竟自“通通通”一连后退了七八步，“扑通”一声，坐了一个屁股墩。

烈日忙挺身跃起，已自面红耳赤，只得含羞带愧地向沙漠红丹鲁丝凄然一笑，点了点头道了一句话，别人也没听清楚他说些什么，就下去了。

石继志方觉这位丹鲁丝姑娘可真了不起，笑着想对莫小晴谈谈，猛觉身侧风声一展，不由一惊，再一看，莫小晴竟自清叱了一声：“沙漠红休得猖狂，姑娘来会会你！”石继志不由大惊，忙叫了声：“晴妹你……”但是已经晚了，那莫小晴以“海燕掠波”的绝快身法，在空中活像一只白雁似的，一闪已落在了沙漠红丹鲁丝对面。

石继志急得不知怎么是好，那老汉人柳复西却惊喜得张大了嘴，大叫了一声：“好家伙……”两手按在继志肩上惊道：“你妹妹竟有这身功夫？”石继志哪有功夫跟他说话，一心惦念着场上，心想：“这小晴真是太胡闹了，也不想想你自己是客，居然也上去打，真是……”愈想愈气，另一方面又想到，既然她已出来，总不能眼见她如此，那沙漠红岂是一般江湖少女可比？弄不好也许输了，以小晴那么要强的人，到时候看她怎样下台！

想到此内心好不忧虑，再注目场上，见小晴突一出来，惊得四下族人都站了起来，一片惊异之声，丹鲁丝不由大吃一惊。

俗谓行家一伸手，就知有没有，莫小晴这一出手，丹鲁丝只由其在空中的姿态，已知此人是自己大大的劲敌，只是奇怪这司川族内竟会藏有此等高手，自己怎会没有一点耳闻？

莫小晴向外一纵，司川族起初惊愕了一下，随之都不由叫起好来，他们虽不识此女是谁，但既由自己族人中出来的，总是帮自己的，虽然二族感情素睦，但连败两场，而这二人又是这边的小王子，脸上总觉得有点下不了台，莫小晴一出场，身法之快，姿态之美，他们从未见过，就连帐幕里的司川酋长也不由振奋得喝了一声好。

莫小晴身一落地，沙漠红丹鲁丝笑咪咪地道了声：“咕喳古里刺！”莫小晴一绷小脸道：“我可不懂你说的什么！”丹鲁丝蓦然一惊，退后一步，喜上眉梢道：“你是汉人？”莫小晴一听对方竟擅汉语，而且语音又正又脆，不由对她生了不少好感，笑了笑：“我是汉人……你也会说汉话？”丹鲁丝喜得像小孩一样跳了起来，上前一步笑道：“我一直想找一位汉人朋友，今天碰见姐姐了，这可好……”石继志一看也不由高了兴，心说倒成了朋友，这倒挺有意思。

莫小晴一近看这位边地侠女，愈觉其体态修长，丰姿合度，一双大眼睛，

流露出无限情意，绯红的脸盘，就像小苹果一样娇嫩，再加上那一身鲜红的衣裳，真是人比青莲，貌似花娇，不由暗自称赞起来。

沙漠红丹鲁丝心中更何尝不是如此想，见小晴年岁和自己相仿，丰姿嫣然，未笑还颦，再加上脸上那一对小酒窝儿，中原之美，在这姑娘的脸上似都表露了出来，不禁心生倾慕，更图结纳之心。

莫小晴因见自己出场过久，只图与对方笑谈，竟忘了出来是干什么的了，四下已有人在低语，不由对这沙漠红一笑道：“小妹因倾慕姐姐一身绝技，故此大胆出场，姐姐却要手下留情呢！”说罢不待对方答言，一扭娇躯已纵身一旁，笑咪咪地似等着这沙漠红出招。

沙漠红丹鲁丝见状嫣然一笑，面微红道：“姐姐真是大客气了，小妹哪是姐姐的对手！”话虽如此，身子已跟着猝然扭动，以“花田错步”的身法，一连斜着出去了四五步，也是笑咪咪地看着莫小晴，谦虚地道声：“姐姐请！”

四下都狂喝起彩来，他们从未见过这种场面，女人同女人动手，而且这两个姑娘都是冰肌玉肤，光艳夺人的姿容，两人一拉架式，娇娇兮如玉树临风，巧笑倩然，不要说看她们各显绝技，只这么一对立互笑，已不知迷煞了多少人，有的已情不自禁又喝起好来。

莫小晴口中道声：“小妹失礼了！”往前一杀腰，抡起一双玉掌，以掌沿直向沙漠红小腹击去。她这一式也是虚实莫测，旨在探测对方功夫如何。

沙漠红一声娇叱，见她这一双掌来势如电，虽然尚隔着很远，但已觉出由其指尖上透着疾劲的内力，逼行而入，不由吃了一惊，忙向右一挪娇躯。

然而莫小晴这一招并不止此，猝然见她往下一沉，猛地圈回双掌，“凤凰展翅”，雪白的大氅向外一翻，她人已斜向右方欺身现掌，绝美的姿态中，莫小晴已抖出右掌，用“阴掌”的功夫，直往这沙漠红右肋劈去。

沙漠红丹鲁丝原来生就是和莫小晴一样的小性子，尽管二女口头上亲热至此，可是内心却是谁也不愿在对方掌下认输。

见莫小晴这一式来势疾劲至此，沙漠红愈发使了小性，认为对方手下太无情，想逼自己掌下服输，想到此哪敢怠慢，右脚向前一踢，人随足转，似蝴蝶穿花似的，已抖出了右手，甩左掌并二指，往莫小晴左肩头“肩井穴”上便点。

这一来，莫小晴却又认为，对方一上来就施辣手，这一式点穴手竟是又快又疾，毫不留情，也不由心内暗自生气，心想：“野丫头！你别逞能，姑娘先把你败在掌下，再跟你谈交情！”

想到此手上不再迟疑，向前一伏身，沙漠红一指点空，然而丹鲁丝竟自在空中一拧掌，以“双阳掌”手法，接着向莫小晴兜胸击至。

莫小晴气得娇哼了一声，抡掌沿向她双腕上就劈，用“沉雷泄地”的式子回环现掌，右掌才劈下，左掌更由下翻了上来，叱了一声：“打！”竟把内力贯注掌心，向外一登，直往沙漠红丹鲁丝“华盖穴”猛击了去。

沙漠红见状吃了一惊。一挑蛾眉，也是哼了一声，用“铁羽凌风”的回身现掌式，猛然身子一拧，一个大转身，掌随身进，用足了全身之劲，直往莫小晴右肋打去。

这一招是沙漠红丹鲁丝的绝招，又快又劲，在场之人，都不由惊叫了一声，石继志也不由怔了一下。这种情形之下，已经险到了万分，沙漠红这一式，用足了掌力，她确实安心要借这一式绝招，把莫小晴败于掌下。

这种势子快若电光石火，莫小晴也知道这一式太厉害，也顾不得发话，

猝然向外一滑足，甩腿盘身，“刷”的一声，身子带了回来，然而丹鲁丝的纤手指尖已经扫着了她的外髻，掌风透进了莫小晴的后背，所幸莫小晴身躯已翻转，她惊得一抖双掌，十指笔直往下一搭，“平沙落雁”式，抖劲往沙漠红丹鲁丝双掌上一点，双掌立着，含劲未发。

沙漠红丹鲁丝本已胜了，料不到对方借身形灵活竟未败阵，在这种情势下哪能甘心，猝然双臂向外一展，想向莫小晴“天池穴”击去。

可是莫小晴又岂肯甘休，她这一式本是诱招，就在对方才一变式之时，莫小晴猛然指尖向上一挑，成了“寒鸦拜佛”式，用“双阳沓手”向外递出。

这种力量用的是“小天星掌力”，下盘已用足了劲，纤掌向外一发，任凭沙漠红丹鲁丝如何快捷，也难以逃开。

莫小晴出掌后，方料及这种力量太大，沙漠红不死必伤，然而动手过招时，有时候就连自己也无法加以控制。

就在千钧一发之际，突由场外众人内发出一股急劲之风，硬和莫小晴所发的掌风抵了一下，却不怎么显著。沙漠红丹鲁丝也就借这一丝停滞，猛然一分双臂，完全靠脚跟用力，尽力向后一蹬，身躯完全向后猛一仰，“金鲤倒穿波”，竟似一条红箭似的穿出足有三丈以外，才轻轻落地，竟把莫小晴掌上的余劲给卸了。

然而发生了什么事，也只有她和莫小晴心中知道，不由把这暗中发力之人感铭得五体投地。

丹鲁丝身才落地，秀日向劲发处一瞟，她的眼睛不由一亮，目视处竟是一汉服儒雅的俊公子，正在皱眉颦视场上，沙漠红丹鲁丝不由对他展眉一笑，但这位公子却把头又低下去了。

最气的却是莫小晴了，她眼看这一掌满操胜算，虽然沙漠红这一招回避得巧妙出乎自己意料之外，但是如无那人暗中发劲阻了一下，就算沙漠红再快，起码也可令她呈出败象，想到此不由一剪双眉，一回头，想在人群中找出这人是谁。

猛听一声清叱，就见一条白影如银河倒泄似的一闪而下，就在万人为丹鲁丝和莫小晴惊叹、叫嚣、喝彩的声浪尚未消失之前，立在了场上。

这人一现身影，不止在场众人耸动，就是石、莫二人也不由吃了一惊。石继志一惊，心想这一次可完了。

原来这人自眼以下以一方绿巾蒙着，背系长剑，正是大漠道上屡现侠踪的少女。

莫小晴正在有气无处发的当儿，见平空下来一人，注目一看，不由怒得七窍生烟，她内心早已把此女恨入骨髓，此时此地再见她，更是火上添油。更何况她一出现，莫小晴更以为方才暗中发劲抵自己掌力之人定是此女无疑，这么一来，简直是恨上加恨，仇上加仇，向后退了一步，一声冷笑道：

“小贱婢！你来得真好！姑娘今天倒要看看你到底是不是好惹的！”

她心中还记恨着这蒙面少女当初的一句话，一背玉臂，按簧抽剑，“呛”的一声，宝剑出匣，银光四溢。

想这少女可也是来拼命的，闻言柳眉倒竖，叱了一声：“臭丫头！青海道上被你和那忘情小贼气得我好苦，今日我岂能放过你！”她更不延迟，振腕抽剑，青光闪烁，透出阵阵龙吟之声。

沙漠红丹鲁丝见状闻语，始知二人像是有夙仇似的，竟动起了兵刃，不由大急，点足扑身至小晴身侧，拉起小晴一手道：“姐姐！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这是比着玩，可别认真呀！”莫小晴皱起秀眉道：“你不知道，这贱婢欺人太甚，今天姑娘不给她个厉害，她真当我是好欺侮的！”

二女说话间，那位蒙面的少女竟抽空回头死盯了石继志一眼，继志见她双目红晕，竟透着忧郁之色，只看了自己一眼，又把头转了回去答对莫小晴的话，抖声问道：“不要脸！骂我是贱婢，是哪一个贱丫头一天到晚缠着人家不放？人家去青海，你也去青海；人家去天山，你也去天山，天下真有你这种不要脸的人，还好意思骂我，我真替你羞啊！”

这一番话说得莫小晴脸红如火，差一点想哭出来，不由扫了一旁的石继志一眼，心想，你这薄情人，看着这种事，也不出来帮帮我！她岂能任人辱骂，不由也撒开了娇性，手指着那少女骂道：“不要脸……你嫉妒是不是？姑娘愿意陪着他走，你……又怎么样？气死你！我……缠着他？”忽然她想到继志沿途那种冷漠情形，再被少女一挖苦，眼泪不由自主地夺眶而出，就像粒粒明珠滚落在地。

这少女见状似一怔，其实她的眼泪早就比小晴还早流了出来，只因面上有那方青巾遮着，人家看不见罢了，听了小晴的话，也是带哭道：“我才不气呢……这种无情的小贼……”骂到此似觉不忍，不由用带泪之眼回瞟了一旁席地而坐的石继志，愈觉其剑眉星目，英姿绝伦，后面的话竟变成了泣声。

石继志却是比她们两个更难受，莫名其妙地被人家指说怨骂，心中大不是味，又不便出来，只急得深锁剑眉，还得接受着三女不同的眼光。

原来那沙漠红丹鲁丝虽只是这一刹那之间，却已把往昔一向孤傲的、目无余子的芳心，系在了这位曾经暗救她的石继志身上了。她不管二女说些什么，只是抽空瞅着这位英姿飒爽的佳公子，心里有说不出的感觉，在她那一向封锁着感情的心中，从未像今天这么振奋波动过。

石继志被三女不同的眼光弄得垂头丧气，有苦难言。心想这蒙面少女竟骂自己是忘情的小贼，难道自己曾和她有什么感情？对方语音娇嫩如莺，只觉听来耳熟，偏恨一时想不起，心中好不纳闷，只得长叹一声，以手抚面，心想：“你们爱怎么就怎么吧，我是真不能再管了……”

莫小晴与那少女彼此一骂，已成誓不两立之局，丹鲁丝劝解无效，也只好纵身一旁作壁上观了。她哪里看不了，单挑了好地方，竟站在继志身前，回眸轻盈盈地对着继志一笑，石继志顿时热血上涌，忙把头扭向一边。

场上可热闹了，一青一白两口宝剑闪着两道白电似的光，时上时下，只见剑光，哪分人影，二女已经杀作一团。

这一来算是给二族之间增加了一场精彩的额外节目，他们可不管这是怎么个打法，反正愈凶愈好，只觉最好能出一两条人命才够味。

这两个姑娘一动上手，都用的是剑，更加上二人身段的美妙轻灵，几乎不分上下，展开了身法，真有沉雷飞电之势，惊涛骇浪之盛。一般的塞外族人，哪里见过这等身手，简直都看直了眼，连大气都不敢喘。

二女一动上手，霎时间已拆了二十余招，剑剑皆奔对方要害，忽而斜刺晨星，忽而踏宫走门，忽而偏锋侧刺，招式万千，就连石继志也看花了眼。

仔细一分辨，莫小晴施展的是一套“沙门慧剑”，一展开来，跳闪腾挪，举手投足之间，都带着极深湛的剑术造诣。

那蒙面少女展开的是一套“般若剑法”，回避伏跃，剑点分明，身段之巧，招术之快，和莫小晴打起来，可谓棋逢对手，一时之间，简直分不出剑光人影。

突然一声龙吟，二女各自向左右一分，击起一点金星，再看二女，都秀发散开，粉面透汗，娇喘声声。石继志方想出面劝解一番，莫小晴已侧身压剑，一式“白蛇吐信”，陡地出剑直点对方前胸。

那蒙面少女一竖手中剑，以“盘石起柱”法向外猛一展，但听“呛啷啷”一阵金铁交鸣，二剑竟又互击在了一处。

那蒙面少女猝然回身现剑，一式“顺风扯旗”刷地抖出一道青霞，不待莫小晴回过身来，这一剑由下往上猛挥了过去。莫小晴久战不胜，更由对方剑上体会出这少女果然不可轻视，见她这一剑来得太快，忙自左一弯腰，闪开了蒙面女一剑，手上不再犹豫，向左一侧身，似要闪开，眼角却斜视着对方。

蒙面少女一剑走空，见莫小晴居然想向左跑，口中叱道：“哼！你想跑？”拧身纵上，想用一手“铁锁横舟”的招式，横剑斩去。

就在这一刹那，猛听莫小晴口中叱道：“贱婢看剑！”猛然右臂向外一展，全身一个急转，掌中剑向右一偏，不待自己身形站定，已猛然倒挑而出，使了一招“孔雀别翎”。

那蒙面少女身方至此，见状大惊，不容她再稍缓须臾，猝然向后猛一仰身，好一招“铁板桥”功夫，全身竟自往后平倒，仅离地面寸许，全身竟全靠着—双足尖点地，—平似板，只这一手功夫，没有十年的苦功决练不出来。

莫小晴一招走空，就听对方一声清叱，全身竟像风车似的，猛然一式“蜉蝣戏水”，“刷”的一声，竟转到莫小晴的右侧，全身向上猛一崩，—双莲足足尖，以“点金灯”绝技往莫小晴双目点去，掌中剑更不容情，“秃鹰展翅”，闪出—蓬青雨，直往莫小晴由下向上、连臂带脸斜劈了去，凌厉已极。

莫小晴一招“孔雀别翎”走空，就知不妙，可没想到蒙面少女竟有这么—千绝招，脸都吓青了，银牙—咬，心忖：“贱婢！我与你拼了！反正要死也—块死！”惊叱了—声：“你……”想躲开蒙面少女这一招是不可能了，她竟把心—狠，存了两败俱伤之心。

只见她在这危如垒卵的—刹那，竟然双手抡剑，非但不躲，竟向内急上—步，掌中剑“力劈华山”，向蒙面少女劈了去。

此时全场震惊，喧然大哗，那沙漠红叫了—声不好，方要纵身上前解救，猛听—声：“使不得！”竟由自己头上呼噜噜—阵疾风飘过，不由吃了一惊，逐听二女—阵惊呼，竟被这人以“莽牛功”双双给震出了十步以外。

三女都是—惊，这突出之人竟是石继志。莫小晴和蒙面少女各自惊叫了—声：“你帮她？”

石继志因尚不知那蒙面少女是谁，自然向着小晴—点，闻声忙纵身至前，关心地问了声：“晴妹，你伤着没有？”莫小晴—见他安慰自己，不由喜得往继志身上一倚，目光却投向那一边的蒙面少女，脸上透着无限得意之色。

石继志在众目之下大觉不妥，以手轻轻扶开小晴，道声：“晴妹……”不想陡然—声清叱道：“石继志！”吓得石继志打了个寒战，寻声望去，却见竟是那蒙面少女抖着—只手指着自己道：“石！继！志！你这忘恩负义的……”再也忍不住，竟呛着哭了起来，猛然她抬起了脸，抖声道：“继哥……你真的就不认识我了？”左手轻轻拉下了那方面上绿巾，露出如花似玉的面容。石继志再—注视，不禁狂叫了—声：“友雪……是你！我想死你了！”顾不得—旁的小晴，飞扑到少女身边，张臂向她抱去。

这少女却抽出剑向前—指，带着无限怨气恨声哭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不

许上来……回去吧！回到你那好妹妹的怀里去吧！”

继志陡见阔别了六七年的故人，不由热泪盈眶，这少女就是把他由湘中八丑手中救出的女侠程友雪，也是最早得到他感情的人……多少年来自己朝朝暮暮都不忘的故人，在这种场合相见，怎不令他感慨万千。又一听友雪的话，知道她竟误会了自己，不由急得遍体出汗。

正当他呆如木鸡，眼含痛泪地看着友雪不知如何解说之际，忽然身后嚤然一声，石继志再一回头，不由皱眉叹了声：“小晴你……唉！我怎么办？”

原来莫小晴眼见耳闻，始知石继志竟似和这少女有一种极深的感情，一见他竟不顾自己，可知他们早已定情，不由一阵心酸，眼泪却再也忍不住流了满脸，禁不住哭出了声。

继志见一面是举剑凝目冷笑看着自己的程友雪，一面却是哭成了泪人似的莫小晴，只急得不知如何是好，不禁也流出泪来，咬着下唇稍停了一下，将足一顿恨声道：“你们不要对我如此……我石继志并非没志气的人！雪妹妹骂我忘情，不知指何而言？日久天长，早晚雪妹妹就知道我是不是那种人……至于晴妹，天真无邪，又和我长途共道……”说到此，小晴竟擦干了泪，睁着一双泪眼看着继志，满面冀望之容，石继志不由长叹了一口气，那下面的话本是：“但是我只视她如妹，谈不到其它……”却再也没勇气说下去了，不由哧哧不能再言。

偏那友雪听至此又是一声冷笑，抖声道：

“算了吧！天真无邪？我都寒心死了……”石继志不由一回身趴在大树之上，眼泪一粒粒珠滚而出。程友雪叹了一口气，低声道：“罢了……”轻移莲足，想走过去劝他一下，不想才一举步，莫小晴早已哭道：“继哥哥……你哭了？”也是展步欲走，二女几乎是一致行动，待彼此发现，都不由脸一阵红，各把脸向旁一扭，都停住了步，嘴角上翘着不住冷笑。

然而二女可都没想到（谁都没想到），她们彼此的这么一斗气，可给另一人创造了机会。就在石继志五内如焚，伤心得不知如何是好之际，一只温温的手却搭在了他的肩上，只当是友雪或小晴其中之一，不由抖唤了一声：“妹妹……”转颈一瞧不由大惊，竟是那沙漠红丹鲁丝正在微皱着黛眉，似颦又笑地道：“是怎么回事？男人哭羞不羞？”说着轻举左手，用指尖在她那小脸盘上划着，继志连羞带愧，忙一缩身站好，苦笑道：“姑娘你……”四下人群见此情形，都不由大奇，两族的酋长也愣了上来。

继志赶忙回身，一眼见友雪一双妙目正注定自己，似爱似怨，不由微笑了笑道：“雪妹，愚兄这些年想得你好苦……”正往友雪走去，却听见身后一声长叹道：“继哥哥……”石继志忙回头，却见莫小晴哭成了泪人似的，一面还剑于鞘，一面接道：“小妹一辈子也不再叫你讨厌了，你……”说着竟回身一纵，就像箭一样的走远了。石继志见状大惊，他对小晴虽是没有太深感情，但是对方娇娇玉女，千里随自己一路，这种恩情太令人感动，见她居然如此伤心地走了，哪能不惊，竟狂喊了一声：“晴妹！你回来……”说着足顿处展出上乘轻功“八步赶蝉”一连三个纵身追了出去。

奈何那小晴失望灰心已极，竟像亡命似的在前窜着，石继志方想展出所学将她追回来，不想听得身后一阵大乱，微闻那沙漠红丹鲁丝嚷道：“喂！快回来……这边也走了！”继志闻言大惊，当时忙反身纵回，场上仅剩沙漠红丹鲁丝和二族的酋长，那程友雪竟也失了踪影……

石继志呆若木鸡似的望着，眼泪不由又流了满脸，突然他把牙一咬，哭

道：“好……你们都走吧！都不要理我好了……”突然一团红影向自己打到，继志翻身并二指，向这物上一按，只觉软软的，竟是条小手巾，又听那丹鲁丝笑道：“擦擦泪吧，没见过你们汉人这么爱哭……”继志苦笑道：“谢谢姑娘……我要走了！”遂把那小手巾原物掷回。

那阿丹族长走过来执起石继志一手，笑着讲了一大套，沙漠红笑道：“爸爸说你大英雄，要和你谈谈，走吧！我们回帐篷去谈谈，别哭……”说着伸手拉起石继志就走。

石继志心绪纷乱已极，哪还有闲心跟他们谈话，但经不住丹鲁丝一个劲儿拉，还有那司川、阿丹二酋长，也是笑着硬拖，只好忍了满腹伤心随他们走进帐篷。只听万众欢啸，又复闹作一团。

原来比武之后，紧跟着就是择偶了，一班男人欢吹出不同的笛声，石继志要在平日睹此盛况，早就兴奋得不得了，可是当此伤心之余，哪还有心去看这些？只是一个劲呆坐着发愣。

随见无数少女齐舞而出，月光之下一个个都似仙子下凡，轻歌曼舞，杏目流波，那些疯狂了的年轻男人，都自人群中窜出，高叫着他们情人或如意佳人的名字，希望她们能选择自己。

果然有不少的少女舞到了她们如意郎君之前，都以长长的水袖，往那男士脸上拂去，这被拂的男士如果是未婚的，并且对此女有意，就可将选中自己的少女一把拖住。

然后这一对情人双双起舞，舞到筵前共饮一杯“合欢酒”，这种合欢酒是用数十种果汁酿成，酒性甚烈，按他们的风俗，在此定情成婚之夜，男女二人都要喝得酩酊大醉方可停止。

然后他们就算是夫妻，可以任意而为了。多半的习惯是在此夜尽情风流达旦，天一明就由新郎牵出早已备好的骆驼，将新娘载上，出外去畅游一月，这一月就是他们的蜜月生活。

石继志呆看得味同嚼蜡，忽见身旁的沙漠红丹鲁丝不知何时竟换了一件素白的长裙，拖着一双长袖，看起来就像出水芙蓉，霓裳仙子似由篷内走出，阿丹族长不由一怔，又惊又喜：分明是自己的女儿今夜有了意中人，居然也盛装出舞了。

那司川族长也高兴得合不拢嘴，心想自己两个儿子她不知是看上了哪个，不管哪一个，反正总是其中之一，似此美丽娇娃，一旦成了自己儿媳……这老头子想着想着，眼睛不由眯成了一条缝。

石继志见沙漠红丹鲁丝一出来就看着自己甜甜一笑，就一怔，暗忖：“这姑娘老对我笑……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可得小心点，现在我可真怕这一套……”但是人家对你笑，总不能绷着脸不理，无奈也只好苦笑了笑。

沙漠红丹鲁丝已款款起舞，加入了少女群中，四下掌声如雷，狂喊怪叫成一气，尤其是那些年轻人，都像发疯了似的喊着：“丹鲁丝、丹鲁丝……”丹鲁丝就像一只白天鹅似的舞着，她那娇娇美体，婷婷玉姿，就像月中的嫦娥似的。

她舞到哪里，就有无数的壮男偎在哪里，他们用手拍着自己半裸的结实的前胸狂叫着：“克芝加西刺！克芝加西刺……”意思是：“姑娘选我吧！姑娘选我吧……”然而这高尚纯洁骄傲的姑娘却连正眼也不瞧他们一下。

帐篷内的两个酋长不由怔住了，原来那人群的前面，向丹鲁丝叫得最厉害的，正是司川酋长的两位公子烈日和南熊，然而丹鲁丝并没把那长白的水

袖往他们二人之中任何一人的面上拂去，证明她的意中人，决不是这二人。

按照规定，除了两族自己人以外，别的族人没有应选的权利，那么她的意中人是谁呢？

石继志见沙漠红丹鲁丝舞着舞着，竟舞到了自己的面前，心中一惊，再见这姑娘的目光里隐含着无比的娇媚，向自己看着，不由吓得机伶伶打了个寒噤，心想：“糟糕！她别是看中了我吧！”就在他此念尚未转完之际，丹鲁丝竟像一只云雀似的，翩临在他的身前，侧身挥袖，白袖如带，已拂在了石继志的脸上，石继志连惊带急，忙伸手抓袖，糊涂中竟合了规矩，顿时众声大哗。

丹鲁丝也停身不舞了，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凝望着继志，嘴角动了动，想是要说些什么，又羞于出口，双颊绯红地笑着，钻进帐幕里去了。

石继志方如梦初醒，大叫一声：“这……这不行！姑娘！”两只强壮的手已经按在了他的双肩。

石继志惊慌中抬头一看，竟是沙漠红丹鲁丝的父亲阿丹族长，他用两手搭在石继志的两肩，笑得满脸皱纹都开了，他大笑着叫道：“好刺里酥！好刺里酥！乌金山口一于特……”意思是：“恭喜你！恭喜你！我女儿真是好眼力！”

石继志急道：“什么好刺里酥？族长！这是不可能的事呀！”但是这位老族长双手依然搭在继志的两肩之上，哈哈狂笑着，继志也不便挣脱他的两腕，只急得狂喊道：“丹鲁丝！你出来！我跟你……丹鲁丝！天啊……”老族长不管他叫些什么，还把他那长满大胡子的脸凑上来，在继志的两颊狠擦了两下。

四外暴雷似的欢呼了起来，虽然在他们的中心并不欢迎一个汉人被丹鲁丝选中，然而他们眼见石继志如此身手，貌相如此神俊，都莫名地对他产生好感，崇拜着他。又见那阿丹族长居然都抛开成见，欢迎一个汉人佳婿，他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呢，自然也高声呐喊了起来。

石继志好不容易挣开了这阿丹族长的胡子脸，又叫了两声：“丹鲁丝！丹鲁丝！天啊！你在哪儿呀！这算是怎么回事？丹鲁丝！”

突然两杆判官笔透风点来，石继志大惊，忙一矮身，一条黑影由自己头上掠过。这人一下地，“怪蟒翻身”翻过身来，竟是南熊！

石继志不由一惊叫道：“南熊！你要干什么？”这南熊已双目如血，哪还会管其它，大喝了一声，向前一划步，猛然“倒打金钟”，双笔抡直，突然向后倒崩过来，往石继志天灵盖上猛砸下来。

原来南熊兄弟，目睹心上人丹鲁丝竟选中了这汉人，不由怒火中烧。按照他们族中规定，情敌可以比武，虽然自己胜了依然不能获得丹鲁丝的爱情，但是总可当众羞辱石继志一番，再者他们只见莫小晴和程友雪二女的武功确是了得，但是并未见过石继志显露过什么身手，因此他们更是不服，心想石继志也许只是轻功好一点，技击方面或许连自己都不如，何不出手当面羞辱他一番。

按照他们规定，凡是比武时杀死对方，可不负任何责任，因此南熊兄弟心存阴险，想将石继志杀死，以一吐心中怨气！

石继志见南熊一照面就是狠招，心中也不禁有气，正逢这南熊一双铁笔倒崩而下，劲猛力足，要是让它沾上，准得脑浆迸裂。但石继志不躲不让，猛然伸双掌，直往这南熊两手腕上刁去。

石继志因自己在此总算是客，并不愿伤害对方，否则只略用功力，南熊何堪一击，因此心想将他手中兵刃夺下手就罢了。

但南熊也非弱者，他这一双铁笔眼看已碰上了对方，忽觉两手腕侧疾风扑至，不由一惊，猛然一个“绕步盘身”，手中双笔向当中一合，“当”的一声脆响，已并在了一起，跟着拧腰上前一步，“童子拜观音”，“呼”的一下猛然磕下，还是直往石继志当头直碰而下。

这一式相当厉害，石继志原想仅把对方铁笔抢下手，羞辱他一番也就算了，没想到南熊居然像是和自己拼命似的，招招皆是奔向要害，不由勃然大怒，暗忖道：“好个狂小子！你只当我空手就怕了你不成？”想至此一晃上身，微错出一尺左右，猝出右掌，发五成劲抖掌就向对方铁笔上直封了去。

南熊陡然间一怔，心想：“好小子！你大概是不想要这只手了……”想至此猛然双臂加劲，十成功力往下直碰了去，但听嗡然一声大震，南熊顿觉双腕就像折了似的一阵奇痛，一双笔被对方肉掌一击，竟自反崩了回来，那种猛劲，竟使自己随着双笔，一连翻了好几个倒筋斗，双臂麻得几乎都抬不起来。

但是南熊也具有一股硬劲，尽管痛到如此地步，可是那一双手竟是死握着那双铁笔不放，虎口都快震裂了。

他至此才知道这个汉人功夫竟如此了得，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，甫一站定身形，已不由牛喘不已，额角汗透，再看对方，竟是冷笑着负手而立，像是没一点事。

石继志见这一掌竟把他震得一连随笔翻了好几个倒筋斗，满想双笔一定是握不住了，没想到他仍然握在手中，不由也颇惊异，见他面红如火，喘声如牛，知道受痛不浅，内心尚觉自己来此到底是客，还是见好就收算了，不由对他冷笑了一声道：“南熊！你可知道厉害了？我尚有事天山一行，可没功夫在此跟你打着玩！”

说罢回头就走，不想才一起步，顿听身后一声大喊道：“青赤花！”这是一句骂人的粗话，石继志方觉不妙，猛觉顶上劲风猛袭而至，仍然是奔命门打下。

石继志冷哼了一声，向上一抖单掌，这一次用了七分劲，用掌沿一划那铁笔杆，已把这杆铁笔握在了掌中，就在此时，顿觉有肋也是疾风扑至，竟是南熊另一支判官笔以“横扫千军”式，向石继志肋上挥来，这一次他双腕上都用足了力，简直就是拼命来的。

见石继志伸手已握住自己一杆判官笔，南熊大惊，挣了两下没挣开，情知不妙，只得左手加劲，另一支判官笔以雷霆万钧之威，直往石继志右肋击下，满想以这一式能迫使对方松开那只握笔之手。

但是他没想到，就在这支笔已沾上了石继志衣服的时刻，忽见对方一睁双目，神光如电，心方一惊，左手铁笔已经挥上了对方肋骨。

南熊不由大喜，运劲向外一抖，但听“噗”的响了一声，四周之人都不由惊得大叫了起来，他们想这汉人是万万活不成了。南熊心方一喜，忽觉那杆铁笔就像敲在了一块极软的豆腐上似的，霎时间那支铁笔连头带身竟深深陷在了对方肋内。

南熊心方惊异对方怎么骨头这么软？就在这念头还没转完之时，猛觉右手一阵奇痛，遂见对方只一拧臂，自己右手铁笔竟到了人家手中，不由大惊，再看自己右手，顺手往下流着血，才知虎口被对方一拧，竟自皮裂血出，不

由喊声：“哇西！”向后猛一挫步，想把左手兵刃带出，不想一拉竟拉不动，这才知道，这年轻汉人竟是有真功夫，不可轻视。

南熊大惊之下，忙松左手，以“倒踩古井”步向后一连退了三步，不想对方却更快，石继志已存心给这南熊一点厉害，顺势向外一抖左掌，顺臂已兜在了南熊腋下，喝声：“去你的吧！”跟着向外仅用了一分劲一送，南熊已顺势出去了七八步，一个屁股墩坐于地上，他就是再厚颜，也不能不算输了，一张红脸都成了紫色，就地一滚已自站起。

他那左手一杆铁笔，尚深深地陷在石继志右肋之内，石继志见无数人都看着自己，有意表演一手，杀杀众人之威，只见他吸了一口气，猛然肚腹向内一吸一凸，开口喝了一声：“去你的！”但见那杆判官笔，随着石继志右肋向外一鼓，“嗖”的一声，就像一支凌空之箭，一阵疾啸而出，竟自无踪。

南熊见状不由吓了个忘魂，一时竟呆在了当地，石继志冷笑了一声道：“我知道你是为了丹鲁丝，对我心存妒嫉，其实这与我又有何关？真是莫名其妙……”

说到此一扭头，见司川和阿丹二位族长都在愣望着自己，满面惊异之色，向前走了两步，躬身对二人行了一礼道：“多谢二位族长盛情，在下想马上就起程赴天山一行，婚事一项，实不敢高攀，并非继志故示孤高，实有难言之处，尚请族长勿怪！”

言罢也不管对方听懂听不懂，转身就走，耳闻那阿丹族长大呼之声，想是召自己转回，石继志不由足下加紧脚步，才行了两步，微闻“嗤”的一声破空之声，心中一惊，即知定有暗器袭到，往前一伏身，见擦顶而过者竟是一支蛇头白羽箭，石继志不由勃然大怒，“怪蟒翻身”倏地转回，见这次竟是那烈日，心道：“好一对兄弟！竟是这等不知自量，今天我就不客气了！”才念及此，又闻得“叭叭”连着两声哑簧弹崩之音，又有两支蛇头白羽箭，竟是带着哨啸急闪而至。

石继志知道这种暗器十分厉害，它是每支长有一尺的白羽短箭，箭头细长呈菱形，尖锐无比，最厉害是入肉内就有如马尾般粗细的芒刺，由箭头上自弹而出，中箭人只有用刀连箭头带肉深深挖下一大块，才能起出、要是射中要害，十有八九是活不成。而且这种暗器不是靠指力腕力掷出，而是装在一银质长筒内，这小筒紧紧扎在右腕之下，每筒内可压箭十支，筒内装有卡簧，用时只须以小指轻轻勾按机钮，这箭自会由筒内射出。

石继志一闻声，就知自己所料不差，果然就是这种狠毒的暗器，先就不乐意三分，正逢两支蛇头白羽箭射来，一奔咽喉，一奔心窝，声响一箭已到，奇快无比。

石继志哪敢怠慢，知道这种暗器劲道太猛，掌风定是挥它不走，想到此双掌下按，“一鹤冲天”陡然拔起了七丈高下，这两支蛇头白羽箭已走空了。

石继志在空中“云里翻”，已看定了烈日正纵身往一棵大树上掩去，石继志心中已恨透了这烈日，哪里还能容他逃开，一声长啸，在半空中，“金鲤亮脊”向上一挺腰，身子已挺成笔也似直，跟着“海燕掠空”式向两侧一分双腕，强提了一口丹田之气，身子竟比箭还快，直往那大树上扑去。

烈日因衔继志夺美之仇，更念伤弟之恨，所以一怒出手，他自知动手是万万不及石继志，所以来一个“金蜂未至蝉先觉，暗叫无常死不知”，把自己最得意的暗器蛇头白羽箭取了出来，满想凭这一筒十枚白羽箭，再怎么总能伤了对方面，只要射中一支，就足以消泄心中之恨，不想对方竟具如此身手，

一连三箭，居然连对方衣边都没沾一下，哪能不惊吓万分。

他才纵上树帽，眼瞟处石继志身已扑下，烈日连惊带吓，一扳手中箭筒，施了一招“老猿坠枝”，全身凭左掌悬枝陡然下滑，“叭叭”两声脆响，又有两箭竟奔石继志双目电闪飞来。

石继志愤怒填胸，在空一翻双腕已把两箭握在了掌中，顿觉掌心一阵火热，可知劲道之足了。

石继志才一抓箭，那烈日已松手下地，拧腰向后坡便纵，石继志扑上树，他竟已出去了四五丈，石继志被逗得无名火大起，喝声：“小辈欺人太甚，看箭！”用二指钳着箭身白羽，以“托手箭”打法，向外一翻腕，“嗤嗤”两声，两道白线一闪，已奔烈日后肩“肩井穴”上射去。

烈日功夫也颇了得，闻风即知原物奉还，头也不回，向前一伏腰，两支箭已擦背而过，劲道之足，并不稍逊卡簧弹出，可知对方手劲之大了！

他这一伏腰，石继志已捷如飞鸟般纵身而至，足才一落地，立刻冷笑着道：“暗箭伤人算哪门子英雄，烈日！你接招吧！”话一完，竟用了一手“龙形穿手掌”，把一股丹田气贯上了右臂，向外一抖。这种掌力，身势不用落实，只要掌风沾上对方，准能伤对方于掌下，石继志掌风劲疾，已堪堪击中了烈日。

烈日见石继志一迫近，已知道不易逃开对方掌下，只得一咬牙，作困兽之斗，他腕下白羽箭，是纵横江湖成名的利器，今夜竟两次失手，已生戒心，在这千钧一发中，竟自弯指扣上了箭筒机钮。见石继志双掌已到，他连回身的工夫都没有，猛然一仰身，用“金鲤倒穿波”的姿势，“叭叭叭”三道白影电闪般向石继志打去。

这一手暗器更是厉害，因相距太近，任石继志身形再快，也是难以逃开了，就在这紧张的情势下，蓦然斜刺里一阵疾啸，跟着叮叮一阵脆响，竟由侧面飞来三点金星，不偏不斜正打在那白羽箭身之上，腕力之强，竟把这么力劲的白羽箭身硬给错开了半尺。

石继志惊慌之下，一式“潜龙升天”已拔起八尺许高，以二足足尖，向下一点，已闪开二箭，一弯身钳住了下余一箭的箭身白羽。他心中已恨透了烈日，向外一翻腕，口中暴喝了一声：“打！”“噗”一声，竟自扎入了烈日胯股之上。

烈日疼得“哟”了一声，他也真狠，竟不容那矢尖钢刺弹出，猛一反手已把这支箭拔出，鲜血如泉涌而出。接着一个“懒驴打滚”，在地上猛一个翻身已自挺身而起，双目如血，只见他猛然伸手向腰中一探，“噗噜噜”一阵风响，竟由腰上抖出了一条金丝锁口鞭，跟着向前上足，身形往右一旋，金丝锁口鞭就像一条银龙似的，倏地向石继志横腰扫来。

石继志正心想这发金钱镖救自己的到底是谁，不想才一转念，烈日居然亮出了兵刃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猛下毒手，不由怒喝了一声：“来得好！”往下一扑，上身已贴着地面，擦着地面一拧腰，已把金丝锁口鞭让了过去，往外一长身，双掌往外斜推，劲疾的掌风反向烈日右肋打去。

双掌还未打上，烈日就觉得掌力十分重，暗说不好，猛然往回用力一拧身，“嗖”的一声已出去了丈许，杀腰就逃。石继志只当他又有暗器要到，真有点怕了，喝了一声：“你还想走么？”人随声起，用蛇行乙式飞扑了过去。

石继志这一次是安心不让他逃出手去，一式“游龙探爪”向外一递掌，

口中嘿了一声，掌风竟把烈日震得一连后退了好几步。

这烈日已吓破了胆，怪吼一声，猛然拧身，向两丈以外的一棵树上纵去，石继志冷笑一声，丹田气一提，一点足尖，双臂往下一抖，一鹤冲天陡然拔起，虽起身较这烈日为迟，但却超在了他的前面，竟先他落足在那棵枯树之上。

这么一来烈日身形已扑至，再想收势，哪还能由得了自己，倏地摔了下去，这一下可把烈日害苦了，这棵树高有四五丈，仅是一棵枯干，并无其他可落足之处，要是摔下来，就是不毙命也得落个骨断筋折，他又哪里知道，还有更妙的在后头。

身才摔下，但见白影一闪，烈日方闭目受死，谁知石继志竟又比他先下地了一步。烈日正头下脚上倒栽而下，石继志因心存厚道，不忍见他如此摔毙，口中喝了一声：“死可不成！”掌猛向上一翻，已按住了烈日的双肩，又向上一推，烈日偌大身体忽悠悠起来了足有四五丈，竟自又到了欲落足之处，同时身子已正了过来，烈日在空一分双臂，才落足树干之上，已吓得面无人色，汗流浹背。

石继志在树下冷笑了一声：“兄弟！你还差得远！我走了……”说着略一环视，并未发现施金钱镖救己之人，见众人又都偎上，为了免去麻烦，他叹了口气道：“我还是走吧……”跟着倏起倏落，施出上乘轻功“蜻蜓点水”，一霎间已扑出这孔雀坪。

他离开闹哄哄的人群，阵阵夜风由无垠原野吹来，使他感到清醒了许多，他又想到了莫小晴和程友雪，他想：“如今这两个人都走了……她们也许一辈子都不会再理我了……”尤其是程友雪，他觉得自己太对不起她了，自己所以能有今日，甚至自己能活到今天，要不是这位姑娘，什么都谈不上。

于是他又想到，当初在洞庭湖畔自己逢难时被她救到那一所破庙中的情节，程友雪是如何安慰自己，鼓励自己，那种恩情岂能容人一刻去怀！想到此不禁觉得鼻子酸酸的，哭道：“友雪妹妹！我是爱你的……你怎么竟会误会我？多少日，多少月，多少年，我都想着你！友雪！你忍心弃我而去么？”

忽然他又想到了小晴，这位姑娘居然陪自己远走穷荒，沿途吃尽了苦，似此真情，就是铁石人又岂能不动心呢？

何况这位姑娘无论学识人品或者武功，哪一样也都是上品，尤其近日来。自己竟和她相处得如同兄妹，这一突然失去，竟似少了一件极心疼的东西似的……他哪里知道，虽然口口声声自认为和小晴只是兄妹之情，事实上确实不是如此了。

只要一静下来，小晴那天真无邪的影子就浮在眼前，笑时的娇，闹时的俏，静时的甜，动时的美……多少往事又重回到了他的脑中。

不知不觉，他口中竟又喃喃地唤着：“晴妹！晴妹……你真的走了？”

猛然他想到了一件事，忽然大叫起来，自语道：“我真傻，她的东西、马什么的，不都还在柳复西处么？”想到此不由足下加紧，笑道：“对，她一定在那儿……她不会走的！”一会儿那老汉人柳复西的羊皮帐篷已在望中，再几个起落已至门前，只见全帐空空，众人都在狂欢未归。

石继志揭帘入内，见一个四十上下的哈萨克女人坐在里面，正是柳复西的妻子，见石继志回来，忙站起连说带比直往外指，石继志也听不懂她说什么，不由急道：“她走了么？”那女人依然像说外国话似的哇啦哇啦直叫，石继志正感纳闷，这女人却从身上取出一个纸团，递与石继志，并连向外指。

石继志惊奇地接过这纸团，见被握皱得一塌糊涂，口中道：“这是她写的么？”忽然想到问她等于白问，还是看看信吧！

展开这纸团，其上是篇蝇头小字，颇为娟秀的一笔草体，但却似临笔急促，写了几行，又用笔划去了，试读之却是满纸辛酸，上面仅能辨认出几行：“我的人虽走了，但是我的心却永远追随着你……天长地久……海角天涯……”石继志不觉一阵鼻子发酸，泪竟流了出来。

原来这位多情的姑娘在和友雪一番狠斗之后，一心盼望他能安慰自己一下，却不知他竟奔向程友雪，一时心寒透底，再也忍不住，反身狂奔而去。

后来虽发现石继志在身后追她，但是总因当着友雪不便如此回来得快，方把脚步放慢，心想只要石继志能追上来，多少安慰一下，也就可以见好就收，自己又岂能忍心真走？

谁知在此时那程友雪竟也生气回奔，石继志又转回追那一边，这么一来，莫小晴势成骑虎，是非走不可了，更加上眼见他对友雪如此深情，芳心也不由为之寸断，一时足下加劲，如飞赶回那住处帐篷，进门就放声大哭了起来。

那老妇人见状吓了一跳，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事，语言也不通。莫小晴哭了好一阵子，才止住泪，自己忙带了随身衣物，到后面把自己的马牵出来，本想给他留一封信，只是心情太复杂，举笔久久不能下言，最后才写道：“继哥：当你打开这封信时，我已经走了。继哥！你可知我内心是多么不愿这么做啊！这些日子里，我的心已全给了你……我的人虽然走了，但是我的心，却永远追随在你的身边，天长地久，海角天涯……”

忽然又觉得这么写不好，用笔划掉又在旁写：“我是多么的伤心失望……继志哥哥……今生今世，除了你以外，已没有我再能爱的人了……但是你，狠心的薄情人……”写至此她已泣不成声，千言万语不知如何落笔：同时又怕他回来，于是用笔又把写好的划去，顺手团成一团抛于一边，含泪外出上马狂驰而去。

那哈萨克妇人在一旁看得莫名其妙，待她走后才从地上捡起了那皱作一团的纸来，知道这里面定有原因，就揣在怀里，不一会儿果然见那年轻的汉人也回来了，所以连说带比地说了一阵。因她丈夫是汉人，所以还能凑合说几句不成文的汉语，石继志尚能听出：“她……女人……马……有走！”

石继志流了一会儿眼泪，知道伤心也没有用，还是走吧！天山之行事了，自己如道经川蜀，定要访这关小晴，好歹也向她表明一下自己的心迹，并非是她所想的那么薄情之人，实在是此心已早早托付他人，只能视她如妹，别的……又能如何呢！

唯恐那沙漠红丹鲁丝发现自己不在场，又逼了来，那可就惨了，自己天不怕地不怕，可真是怕和女人打交道……

念及此不由慌忙整好革囊，又装足了水，牵出那匹汗血马，这畜生似已闲得不耐，一个劲长嘶，石继志面朝那哈萨克妇人含笑道：“今天一天实在打搅你们了……”说着摸出一小锭金子递与那妇人，这哈萨克妇人竟是说什么也不肯收，石继志只好收回，才一上马，那马已自行扬蹄狂嘶而奔。

天已近午夜，可是四野却被一轮皓月照耀得如同白昼一般，天山就像矗立在眼前似的，皑皑的白雪耀得双目难睁，他想离天山也许不远了。

他顺着这孔雀河边一路策马而下，心中尚想道，那沙漠红丹鲁丝如知道自己走了，不知该多么伤心，以她那种身份和容貌，这种打击太大了……“可怜的姑娘，并非我如此狠心，实在是我不得不如此啊……”